2026.11.5 星期四
责编：谢卫东 美编：唐龑
现代快报+

美国“意外”宣布：年底结束对以援助



10月25日，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块大型利库德党竞选广告牌上画着内塔尼亚胡（左）和特朗普　视觉中国供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中期选举投票期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一个月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达成协议，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约40亿美元援助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目前，美以两国政局各自因选举面临不确定性。美国舆论认为，特朗普此举主要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以色列媒体强调，美援助占以军费比例此前已显著下降。但两国媒体都指出，这显示美以关系的共识基础发生“动摇”。

据新华社

以方“惊讶”

特朗普3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每年约40亿美元对以援助涵盖“物资和资金”，包括军事援助、现金或“以物易物”。他与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结束这项援助，这一想法由后者提出。

特朗普称，以色列“非常繁荣”，不需要这些援助。他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有需要，美国还是会帮忙。

所谓约40亿美元，指美国在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与以色列签署谅解备忘录，每年提供约38亿美元援助，为期十年，有效期至2028年9月。双方本来已就该协议到期后如何延续展开协商。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国防部、财政部和军方官员对特朗普上述宣布感到“惊讶”，“担忧”可能产生的后果。

以色列总理府当天尚未作出反应。《以色列时报》说，内塔尼亚胡曾公开且反复谈论结束美国对以军事援助，但他主张未来十年间逐步减少，而不是像特朗普现在声称的那样一次性全部停止。

内塔尼亚胡阵营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席位，正直党主席埃森科特领导的反对派阵营也未能达到组阁所需多数。埃森科特3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以色列国内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以美“战略关系框架发生变化”，“恰恰表明内塔尼亚胡的行为构成多大的真正危险。我们再也无法依靠他，必须替换他”。

难以“颠覆”

特朗普当天在采访中没有提及提前结束对以援助的具体方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篇报道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这一令人震惊的宣布可能不会像其暗示的那样具有“颠覆性”。

美国对以援助远超对任何其他国家。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据，经通胀调整，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获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按照美国1979年促成以色列与埃及签署的戴维营和平条约，美国有义务每年向以埃两国提供安全援助。

每年38亿美元对以援助大部分以“对外军事资助”形式提供，用于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因此该协议对美国企业和就业有重要影响。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美方结束援助的决定可能对已签署的军事采购协议和以军未来采购计划“产生深远影响”。美联社报道，即使援助突然中断，已签署的军购仍会交付。以方需要担心的是，交付时间是否会受影响，在产能吃紧等情况下，美方是否会优先考虑交付给以色列。

《以色列时报》说，美援资金曾是以色列军费重要来源，如今所占比例已显著下降。2025年预算中，以国防部的预算膨胀至创纪录的1100亿新谢克尔（约合290亿美元），总国防预算为1360亿新谢克尔（约合369亿美元）。

在以媒看来，若突然断供，的确会打乱以军采购和装备维护升级等计划，但可以减少美国国内政治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制约。双方在联合军事研发的技术专利控制权上早已存在分歧，以方可借机减少对美依赖，提高采购自主性，扶持本国军工产业。

共识“动摇”

按路透社说法，特朗普的这一宣布标志着美以关系发生显著转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华盛顿长期的跨党派亲以共识出现巨大裂痕。《以色列时报》说，特朗普选择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发布这一消息，凸显对以援助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多么“有毒”。

特朗普3日在采访中解释说，他不想浪费钱，也不想给批评以色列、批评对以援助的民主党对手提供弹药。

受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等因素影响，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支持度总体下滑。昆尼皮亚克大学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48%的美国选民认为对以支持过多，民主党选民中这一比例高达66%，这两个数字远高于2017年首次调查时的16%和20%。

民主党阵营对以立场大幅调整，不少批评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赢得中期选举党内预选，温和派也越来越质疑对以援助。

美国中东了解研究所2025年12月民调显示，共和党内部年轻选民立场转向中立，45岁以下保守派群体中，51%支持削减对以军援，不再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视为政治正确。

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不断上升。后者主张优先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其中一些成员对以色列的批评越来越激烈，指认内塔尼亚胡误导特朗普，把美国拖入伊朗战事，结果推高美国油价、拉低特朗普支持率。

一些分析师认为，特朗普虽表态以色列是可靠盟友，但已将对以支持从“无条件”的同盟义务降格为“按需提供帮助”的可选政策，美以关系正从战略上的牢牢绑定进入利益再谈判的新阶段。

执掌欧洲央行7年的拉加德，近日突然宣布将于明年2月提前卸任，而她的任期原本要到2027年10月底。

拉加德在10月29日表示，她已完成“使命”，且欧洲央行“已为未来做好准备”。她还对媒体表示，提前离任是希望获得参与货币政策以外事务的自由，“有些话我必须说，但在目前的职位上我无法做到”。

欧洲央行“掌门”不干了 提前离任留下三大疑问



10月29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上）在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出席货币政策会议　新华社发

现年70岁的拉加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在职业生涯中，拉加德曾创下多个“第一”：七国集团中首位女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女总裁、欧洲央行首位女行长。2019年欧洲央行第三任行长德拉吉卸任之前，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出人意料地被提名为新行长候选人，并最终顺利通过欧盟程序，在2019年11月正式成为欧洲央行第四任行长。

拉加德宣布将提前离任后，欧洲央行发布最新利率决议，决定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50%、2.65%和2.90%。拉加德还试图打消市场对欧洲央行政策不明的担忧。她表示，若获得更多明确数据，欧洲央行的政策将相当明确。

然而，作为制定欧元区21国货币政策的机构，欧洲央行提前更换“掌门”还是带来很多疑问和不确定性。

其一，拉加德为何提前离任？

拉加德在距离正式卸任时间还有一年时就作出决定，背后是否有其他原因？

据欧洲媒体报道，拉加德称需要就货币政策以外的事务发表意见，这可能与法国总统大选有关。根据法国最新民调，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众多候选人中支持率最高。如果明年10月拉加德卸任时勒庞担任法国总统，那么法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可能会就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产生分歧，这是拉加德不愿看到的局面。拉加德现在宣布明年2月卸任，欧盟就能尽快敲定新行长人选。

其二，谁来接班拉加德？

目前，欧洲央行下一任行长的遴选程序已经启动。新行长人选由欧盟理事会推荐，还要经过欧洲议会的投票。但是，欧元区各国财长之间的磋商对达成共识至关重要。

据欧洲媒体报道，当前潜在候选人有荷兰央行前行长克拉斯·克诺特、西班牙央行前行长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德科斯（现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意大利央行行长帕内塔等。其中，克诺特和德科斯都已得到本国政府支持。考虑到欧洲央行前四任行长来自荷兰、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来自西班牙且有国际金融协调经验的德科斯可能希望更大。

其三，欧洲央行政策将如何变？

在拉加德领导下，欧洲央行过去7年基本上采取了随形势而变的货币政策，其目标是维持2%的通胀和促进经济复苏。无论下一任行长是谁，欧洲央行的目标应该都不会变。

不过，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根据欧盟数据，欧元区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达到三年来最高水平，核心通胀率仍然高于2%。与此同时，今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增速均较第二季度放缓。此外，法国等国还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对新行长来说，协调应对通胀上升、增速放缓、债务危机，将是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

据工人日报